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九十三卷目錄

四書部彙考一

宋 曰 曾 子 一 卷 朱 熹 著
明 曰 曾 子 二 卷 朱 熹 著
明 曰 曾 子 三 卷 朱 熹 著
明 曰 曾 子 四 卷 朱 熹 著
明 曰 曾 子 五 卷 朱 熹 著
明 曰 曾 子 六 卷 朱 熹 著
明 曰 曾 子 七 卷 朱 熹 著
明 曰 曾 子 八 卷 朱 熹 著
明 曰 曾 子 九 卷 朱 熹 著
明 曰 曾 子 十 卷 朱 熹 著

四書部彙考二

宋 朱 熹 著 四 子 書 自 注
朱 熹 著 論 語 精 義
朱 熹 著 孟 子 問 答 錄
朱 熹 著 孟 子 問 答 錄
朱 熹 著 孟 子 問 答 錄
朱 熹 著 孟 子 問 答 錄
朱 熹 著 孟 子 問 答 錄
朱 熹 著 孟 子 問 答 錄
朱 熹 著 孟 子 問 答 錄
朱 熹 著 孟 子 問 答 錄

明 成 祖 敕 修 四 書 大 全
明 成 祖 敕 修 四 書 大 全
明 成 祖 敕 修 四 書 大 全
明 成 祖 敕 修 四 書 大 全
明 成 祖 敕 修 四 書 大 全
明 成 祖 敕 修 四 書 大 全
明 成 祖 敕 修 四 書 大 全
明 成 祖 敕 修 四 書 大 全
明 成 祖 敕 修 四 書 大 全
明 成 祖 敕 修 四 書 大 全

經籍典第二百九十三卷
四書部彙考

宋

理宗寶慶二年春正月己巳詔以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有補道特贈人師追封信國公
按宋史理宗本紀寶慶三年春正月己巳詔曰朕親朱熹集註大學論語孟子中庸發揮聖賢蘊奧有裨治道朕親志誠學翰懷典型可特贈慕太師追封信國公

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以朱熹大學中庸論語孟子書本本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其令學官以五臣並列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按宋史理宗本紀淳祐元年春正月甲辰詔曰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軻後不得其傳至我朝周敦頤張載程頤程頤與兄實錄探聖域千載絕學始有指歸中興以來又得朱熹精思明辨義理誠使大學論語孟子之書本本洞徹孔子之道益以大明于世其每親五臣並列從祀以示崇獎之意

詔以示崇獎之意等以王安石謂天命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為萬世罪人豈肯從祀孔子乎廟庭配之西序封爵致頭為汝南伯張載為郿伯程顥河南伯程頤伊伯伊
淳祐十一年真德秀乞進陳西書集計從之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上項文獻通考理宗淳祐十一年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真德秀乞遺文公朱熹大學中庸章句論語孟子集註從之
淳祐十一年御製學賢

按宋史理宗本紀不載 按上海洋府中御製中庸大學贊

元

世祖至元二十四年定國子學制凡讀書必先四書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通志志至元二十四年立國子學而定其制凡讀書必先孝經小學論語孟子大學中庸
至元 年召不忽木坐殿閣下陳說四書
按元史世祖本紀不載 按不忽木傳不忽木官梁英特世祖奇之命受學于國子祭酒許衡日記數千言 按曉庵遺稿曉庵曰世祖嘗召其先生入坐榻榻上陳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世祖召曰朕所以令卿從許正平學正欲卿以意言人告朕耳卿益加懇數以詞朕志
仁宗皇慶二年十一月詔于四書內出題用朱氏集註

按元史仁宗本紀不載 按通志志皇慶二年詔定考試程式蒙古色目人第一場經問五條大學論語至十中庸內設問用朱子章句集註漢人南人第一場明經經疑 問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內出題並用朱氏集註復以己意綴之
奉定帝奉定四年童子舉學業面問以四書大義按元史奉定帝本紀不載 按通志學校志童子舉奉定四年福州舉業雷時問以四書大義則對曰無過事父母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時人以遠大期之

順帝元統元年曉庵僞經疑說四書感動帝衷
理學彙編經籍典第二百九十三卷四書部

按元史順帝本紀不載 按噶喇哈爾帝即位之後
噶喇哈爾帝勤帝務學帝即位之君授以師
噶喇哈爾帝勤不可凡四書六經治道爲帝師
而已必使無憾感動帝心數條旨意而後已

明

太祖洪武二年詔會試四書義一道

按明初開天紀洪武二年四月己亥詔自洪武二年
八月爲始鄉試會試試第一場試四書義各試本經一
道四書義一道

洪武十六年定國子監期凡通四書者居正書堂志
願業堂

按香明錄錄洪武十六年定監生三等下凡通
四書未通經者居正義堂老儒業堂一年生之上又
理倫者升修進誠心堂一年之上經史兼通文
理俱優者升孝性堂升性善堂方許預分

成祖永樂十一年十一月上諭諸儒楊榮金幼貧等
四書傳注之外求其切當之書輯聚成編以垂後世
名爲四書大全

按明朝學選紀永樂十二年十一月甲寅上諭行在
翰林院學士胡廣侍講楊榮金幼貧等四書傳注
者輯聚成編以垂後世會典論有發明於諸
書聖賢求其切當之旨附刊之其間程朱未著君
子性理之旨如太極圖說西銘正義之類皆大經之
書務極精微庶幾以垂後世會典等總其事仍命榮
朝臣及在外教官有文學者同纂修經東華門外
按明外紀楊榮傳此選北宗修五經四書大全書

成草勢之 按陳敬宗傳永樂二年進士授刑部主
事與修五經四書大全授翰林侍講
未樂十二年九月四書大全成上御殿受之羣臣表
賀十月頒行天下

按明朝學選紀永樂十二年九月己酉四書大
全及性理大全成上御殿受之羣臣表賀

按四書大全進長序永樂十二年九月十五日翰林
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奉政大夫臣周廣奉政大天
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臣楊榮奉直大夫右
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講臣金幼孜等謹上永十
月初一日頒行天下

英宗正統元年定經筵講四書儀
按明會典開初經筵無定日正統初始者爲儀備部
擇古題請先期殿內官于文華殿設御序又設御
案于殿內御座之東南而設講案于御案之南稍東
是日早司禮監官先陳所講四書經史各一部廣御
案又各一冊置講案皆四書東經史西九期講官撰
四書經說史講義各一編預置于閣內是日早上御
文華殿殿前御座兩側各設一員從東班出

一員從西班出跪講案前稍南北向東立東西展
書官各一員從東班出進至御案之南制鵬下東西
向立講讀官各一員從西班跪拜叩頭畢身舉東班
展書官進講御案前跪四書經史起于東端下講
官進講御案前跪四書經史起于東端下講

官進講御案前跪四書經史起于東端下講
如朝

天順二年定每日講讀儀先讀四書

按明會典天順二年定每日講讀儀 每日早朝退
皇太子出閣降座內侍以香案進侍班侍讀官分
班東西向立內侍展書先讀四書進班侍讀官向
前作講十數遍退復原班每日已時先講早所讀四
書則東班侍讀官進講一遍退復原班

孝宗弘治二年勅賜三城王宅處四書
按明外紀德林陳琛傳琛即林希元所著易經四
書存疑與業引通典讀說並盛行於世嘉靖二十九年
上所設大學經傳定本及有疑於朝世宗大慈諒
焚其書

神宗萬曆二年定日講四書儀
按明會典萬曆二年定日講儀上御文華殿講讀
等官人見行叩頭禮東西分立先讀四書次讀經或
讀史每本讀十數遍後讀官先講四書次讀經或講
史務在直說大義明白易曉

四書部要考一

宋朱熹臨澤刊四子書 卷

按蔡自幾聖人作經以昭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
其義有以知聖人之言然見道式之全體而身力行
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
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
矣然朱聖儒講讀未傳自其說於新學小生聚而
講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

私淑之意謝君甫之名士於斯道有聞故於學政知所先務云如論語孟子集註雖已點校而集編則未成咸淳辛未季冬尉子真志道謹識

按劉才之序本四書章句所自也予于水濱之後遂忘其本又事近得西蜀名儒中諸大士之本予遂疑以諸儒開闢明堂之灼已意會粹理未得精微後學所顯見者已鉅之梓焉衍其傳惟論語二篇闕却之更闕也一日已臨校刊未正劉君翰之來問其書無異文則一日論語上學上經模稜水浦讀其書中所載諸說處與今所刊中諸大士九個同其校訂和文行義等書亦有可采擇者因知其某集成書四書篇目而輯就其五閱月而刊畢至是西蜀所稱一閱書月不大有以成西山點校之初志使天下學者得見畫而讀之皆曰自吾建寧學塾初治焉而遇劉夫子補正乎哉咸寧九年夏予從學劉功師建茲校劉才之誼序

元帥翰之四書遺 卷

按石渠寶笈四書之舉初表章於河南一程先生而大旨明於朱子朱子善讀先王之言誠以天及先儒讀經而又考求朱子之取書之說可與言文然讀經而終其英其意猶未爲善也曷敢旋集成而采諸儒之已亡遺數十百來使學者覽編而無所折衷余猶懼其爲近世爲國有書者益聚大抵於先儒讀經者未嘗以爲取書之說有所未通而違萬古之說於世余嘗以謂昔之學者常患其不如古人今之學者患其求勝古人求勝古人而卒以不如予不知其可也今新安宏寧胡先生之爲四書通也悉取集

疏集成之戾於宋大子者剜而去之有所得擇有則附已說於後如諸路機以正白世不遺之宗不使小宗得復大宗者懼其亂也漢世定論經傳於白虎閣因名曰白虎通漢末封司馬遷後爲史通通之爲義尚矣若夫習其讀而會其意此又學者之事無負先生名書之旨云

張存中四書選讀 卷

按胡松文序北方往嶺山有語呂常過平水梓壽之有四書引證皆失之太繁且其中各有宋元處觀者病焉今友人張德庸精加刪校刪冗而從諸公非而從是又能完其所求元者合而名之曰四書通證以證凡通之後學者於余之通知四書用意之深於通證則四書用事之富德庸此書誠有補云

所用之藥料全用

子於前一日申時而卒。自漢大儒徵伯始創詁林之旨，而大明則曰皇朝，其廣大精微迥於詁林之宋。雖式氣候之有坊，指讀者茫乎其未易遍測也。夫苟至於論讀則章之旨，臣臣失說於音釋，則字之義，憑憑矣。經傳之援據，名物之本末，或舛舛而曲，曲而蔽義，失經何自而明哉？朱子嘗言：不用朱許許多大，則無以見聖賢之意。然則學者不可用朱子之功而末朱子之意乎？陸川齋君遂備用羣先生所定之句，讀有近代諸儒，遂釋而參訂之名曰四書羣經義疏。於家塾以授其徒，遂陳陳君子垂範而行之，乃求爲之序焉。是書也，亦既訛矣。朱子有坊於聖門矣，其於讀者之用力，又豈不易易然也哉？至正統末秋九月，甲子後學會稽胡一中謹拜手書。

明成祖勅修四書大全 十卷

上被虎狼卿相製弄狀惟怪者聖天子總天立極以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王繼天立極以道治天下是命之以下是以是之不能枚舉雍熙文武之盛者不越道以爲治也下及秦漢以來或治或否或入或近率不能如古古之盛者或忽之而不行或行之而不就所以天下卒無善治人不聚至之澤可勝數哉

道之在天下無古今之殊人之覺受於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遠絕哉此無他道之不明行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天豈遺之棄故其爲不明之責孰而歸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己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忽知此則道豈有不明而不行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積承先皇孝祖高皇帝鴻基弗逮切思帝王本於此所謂治教之重惟聖弗逮切思帝王本於此所謂治教之重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既往道在六經六經著聖人爲生之迹在六經之道明則天地聖人之心可覓而至於治之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天地聖人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某行侵奪章章欲求善治焉可得乎朕爲此懼乃命儒臣編修五經四書彙纂傳註以又編大全凡石皆發明經義其取之於傳曰者去之而爲左傳成書及其論說錄言輯纂五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爲條目性理大全書編成來進總一百三十九條朕閱問之廣大悉如然而河間之有澤庵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賢之道漸然而復明者不勝枚舉

不特賢諸賢紳而無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

得而私運僑工悉以銳械頒布天下使天下之人
備觀運械之全獲見聖賢之遺由是賢理以明道立
天下使天下之於身行之於家之於國以達於
天下使天下之於國不殊俗大同淳古之風以紹先
王之教以成聖賢之治而必有益於斯焉遂書以爲
序永樂三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葉添德刻四書大全 十卷

按楊希魁後錄惟志云文皇帝臨御之日宵旰孜孜
以爲四書經義宋儒朱熹爲之集註以便學者然則
羣儒之說頗有異同欲會而通之去其駁而錄其純
紅線經義知道從從欲會而通之去其駁而錄其純
庶幾聖賢之遺教彰大明臣民奉居侍從奉德音
敢不敬承謹將四方學者以成編上觀商榷以定
去取取成輯錄曰性理四書大全書即以刊布天
下學校凡從事於聖賢之學者莫不欣焉若披雲霧
而仰青天全勢動輒而循大路坦然無疑終然有悟
誠萬世之寶也予郡郡建陽葉添德氏家業崇文而
好學博雅聞於序序得觀此書遂求抄錄錄梓以
廣其傳乃以書來京師請予百識之夫本揚上之盛
德美意以昭示於天下後世之學也書太宗文皇
帝修儒術親是書以嘉惠天下後世有功於聖門大
矣然而吾後乃民間保然者乃能廣博而益博之此
其所以超羣異人豈不遠哉是可嘉尚也矣因拜手
恭頌後

蔡清四書象引十五卷
按清四書象引以經術造士其法正英第士之所以

求於經者淺也蓋不務深於理而徒務辨於文又雖
工術不正而行與業隨之矣舉千乘之關世道也有
如此清之始業是也自謂類知所用者故有二年
不作課而無一日不有書聞以其所覽見者諸諸同
僑愛亦未能脫時文氣味也然已見其爲迂遠而繁
駁之矣清乃隨時自筆之曰備遺忘庶子處赴會試
收其行囊性而況中自適之至京檢覈不付意其
失之達中矣時方遠故遂復有錄更二閱歲成程復
後之案中參會前後所錄詞意重複者過十又有前
後異見至一句而三其說者皆未暇刪次也緣仕
多年故紙短而面比日後生輩知而求之特切欲終
棄置則一得之見或有資於童蒙欲俟期止期溫故
之功又非旬時可辦姑略而而天其期大其最元
幾無謂者其諸凡近似有理之言皆目存之以俟他
日溫故之餘得加汰削乃就有道而正焉名曰象引
初稿則非定說也四書及易證諸卷樂有之矣今已
應出大學中庸一部及乾坤一卦張國信借其因
道其故以之弘治甲子歲七月朔宮江蔡清書
蔡清四書圖史合攷 卷

按鍾惺序富觀聖賢之立言也有說理者焉有說事
者焉說理則聖人與我同此性命之原應顯或可
假言空而明悟至於說事則當之必有人而行之必
有制也而之必有物也非考覈精詳而妄憑有輕
非遺失於不經則取義於杜撰此書生所以口百窮
錄而不知世故也今國家懸札孟之書以取士非徒
奪其高蓋實見古今事帝明正所爲治天下之具
大兵農禮樂井田學校等事凡可以爲治天下之具

者莫不備載其中而用之有餘裕也故今士子童而
習之欲其壯而行之以爲聖賢之用之實才也奈何
近之學士家不深維祖訓立法之意將聖賢作用直
帖括視之文章之妙日變日新性道之理愈深愈奧
至於世世論人即物攷義則多謬誤而不講者故當
其坐談名理醇醪亦將遠席及小有設施則四顧
傍徨而一聽吏胥之爲政此無它在下者務虛而不
務實也在上者考而不考功也或曰昔形上者也
道也功形下者也器也道極而氣氣極而精者所貴粗者
非所貴也若然則一正心誠意正何故蓋道氣雖分精
粗而道實不能遺器以爲精器雖達於全精而即道第
弗深習焉則非知也四書人物各物近俱有攸然或
漏而不講或變而不實或依樣葫蘆而不可無所適
從或不古而制而不新或不可辨故觀之者茫無所
本觀也惟徐處翁先生四書圖史合攷一書事殊其
正物者其詳經不載者史備之其不傳者圖繪之一
展卷而兵農禮樂井田學校等事宛然在目了若指
掌有不煩深究而無弗深究焉者何也左圖右史或
人者深而八人者故也深故至此故雖說者事也而
理則明焉雖詳者器也而道已通焉且也文章今也
治天下之具則學士家有而不錄天下而代其才者
蓋學士而治才則天下有不備之至功而代治世
者哉與才出而天下治則祖訓立法之意與聖賢立
言之心將不辨而昭若日星矣此書久爲公嘉惠天
下之幸也而志也哉於百

林希甫刻四書意引十五卷
按清四書象引以經術造士其法正英第士之所以

淺近之言不足以仰窺聖學精微之奧然行遠升堂
或亦助云爾臣等不揣荒陋謹題恭進以聞萬曆
元年十二月

顧宗孟重訂四書直解二十卷

按宗孟序嘗觀世之說者何奇數什白案然自業引存疑外有之又未久而輒度閭者以功令則而尊節敵敵之行其知近日道未嘗輕以有功學則藝爲之轉輾而嚮哉是覆日追未有爲敦粹_○爲狙豆厚成_○長遠而渠渠之憂愈以不吾如_○狂張張忠公之四書自解者矣什神廟半輪曉前_○傾江陵朝夕納海_○啓心沃心於以_○巨臺臺德感功不泯_○是復辟明_○一念_○歸_○依_○則遂_○茲_○非而_○舊_○辟_○除_○除_○者

竊疑其刻蓋無論其立朝相業蟬蛻際世如於四子之言字櫛句比大闢先聖之精神弘開諸儒之面目至每章收束九評諄於聖學聖政齊治均平之旨此卽禹學之當日精旨云諒不遠過故先輩謂是書

也上可以告君父下可以誨臣民精可以資講席之
披尋粗可以助黃童之誦聞誠哉是言夫人有是著

述而重爲吹索冤矣緣此光廟臨朝首加瀛雪復爵賜蔭嘉里衛指揮而公生平權上之言經時之議始不

脛走天下而足書亦愈見重於翰林第辭刻數多外
盛易藝句令讀者起魚豢之恨不佞年來閉關讀書

聚社如中興信錦繁消陳倡及昔年所更諸道角不
編爲一揀閱不自禁校讎之興遇有外者更之訛者
王之靈先從前之蒙氣而鑒其上面雖然足寧足富

先正功臣也哉復念近時風氣日開宗工輩起非破
蓋以得奇則鑿空以設理各自有不可磨滅之識不

擲檣而撥之于上名賢全旨後維翰意補以所未備
明其所可參統之示主人全面佐以諸名儒之心得
務期於先生點滴無或不一綫謬鑿因使孔源

孟緒燦乎如日月之體天如此而文忠公賢中有靈
當不胡盧我蛇足也且謹告經生家欲明書義切勿

解剖析精微則疎地尊立一當而聖天子尊經守傳之功令亦可不煩申勅矣其他謝案爲新解者爲元

不自知其墮於孤蟬者何異操戈適成聚訟幸無災
紙及木也崇禎丙子陽之月庚子日續析木之火

長洲顧亭之題於懷影窩
任憲四書說 卷

按曹注序聖賢之書聖賢之言也聖賢之言發于聖賢之意聖賢之愈勸于聖賢之心有其心則知其意

有其意則知其言知其言則能說之說之者說其意也說其意者以意逆之也不以意逆而徒揣摸其言

而已然不可惜矣夫丁一人耳丁四喜逆章而謀之
突然至曰首賊不達其意吾無其意安窺其意吾無
其意遂何來李文龍花其可學乎要个東王虎主

著四書說意說孔孟曾思之意洞然詳盡何以臻此
余未睹其人而聞其行清良端謹年且罕九而不倦

于勤時必繩諸義可以識其心矣不失其無意之
初心也即不失其聖賢之心也以聖賢之心說聖賢

心水也。意波也。江海波瀾。落波俱盡。懸巖有固然者。門基心學。可不講哉。正心盡心。養心存心。四書顧不

史氏四書疑問 卷

契道眞何疑之有吁此本知疑之不可無也凡夫子

矣居之不疑如何其可也吾哉先生以疑自居而長安諸君子未有未能信水正疑真疑眞信之悽悽也

疑則問問則成其學學則信然則既信矣當無復疑乎是匪可易言也虞之帝舜禹益於仁而問察之好

不置夫豈自處了而姑爲是言論也夫子不欲矣而假年以學蘄免過之大者又豈自處無過而漫求

免也世人謂惟聖無過此殊不然到得聖過轉多耳
爵百里之侯不任答於封外天下事非委責于羣

荒拉彼能是屋亦是爲一長之也聖人直有是悲
乎不足則不欺焉百信焉得不問且學也是故廣四

子有覺而有覺非謂盡學也疑以上問所以成信博

信轉問設商焉而已矣則茲羅之所開者宏也余不
敏叢疑如織當圖航大河之冲陸華嶽之嶺挹水噴

問矣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理學彙編經籍典
第二百九十四卷目錄

四書部彙考二

明薛應旂四書人物考

朱律四書人物考

許皆臣四書人物考

陳禹謨四書漢故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陳禹謨四書經言

經籍彙編第二百九十四卷
四書部彙考二

明薛應旂四書人物考

接應旂自序西晉人物考學康帝所載之人

物也人既載之考何為哉蓋氏曰通其詩讀其書不

知其可乎夫是以知之也古人之載於籍者多矣

不為編考而傳於四書者何四書者六經之經緯

宇宙之源也聖學之基也惟是世遠年湮命世之

英國多而聖學場屋者惟是世遠年湮命世之

四書所載人物已大不省其為何人矣夫大見定

者斯可以法古學社者斯可以法今今居周知所向

雖欲其身證道其將焉依劉出而官人論材蓋古評

薦無憑乎標何例重而輕者其論也其論也其論也

故余嘗重而學政有於讀讀則揮毫賦性深為此懼

既罷歸遊適鎮山而故處所習諸書悉為寇燬惟茲

四書每格以自隨杜門無事遂費半生手錄古人行

述各注於名氏之編者獨為紀錄四十卷名之曰

四書人物考云夫其說引據雖多而文章事

行苟有裨於學問治學者咸在所該因不敢遺求其

真弊也信而好古尼父且熟小子何人方淺不若齊

民之之問千進之博物人能因循舊聞以資詳理而

必為愈重而後編成有覽者曰頭明易作春秋著雖

騷述史記大抵實志上缺於下而為竹也以下之

平生獨立之奇而比之危且為是者夫亦有而所繫

不得通其旨與余曰曰豈有足哉余遂深究古學不

知方師心信聖躬辰時局積羽沈舟自必至回視

計圖枕幾夢中事矣獨念歲月云過而幼所學者旋

亦熟讀故載下揭解聊以水日垂幾於論世尚友之

意云爾安敢與古聖賢志士例論識世有志云成亦

知之不然是丁之罪也夫武選諸儒何仲常撰

宋塔四書人物考詳釋

按英國倫序子之郡四書為肅皇帝內賓旨學使

將校部散至則舉邑而為之最末生焉以進科舉

使者亦惟朱生最小時方妙齡而舉業已既精博

上因命兄無忌從之友生故中丞張公孫家富國

驟盡致其所藏典與兄相浮點得金蓋費多云論賦

去節不就月異而歲殊今年春生以書訊并獻所註

四書人物考將詳釋而微予言予讀之卒業則古

吐不能語蓋生之功博且生予於元凱氏曰矣元明

傳春秋列翼聖賢予古作者冠冕雖離義義

聞淺見者卒莫之鏡自元凱注而諸丘明者始如指

掌昆陵之考人物之平內傳也微生臨海洞達

釋注疏恍恍天下萬世於無窮大春秋四書皆聖人

之行之進有春秋登得無窮有四書登得無窮

而丘明昆陵又豈得無元凱與生注故謂於元凱

氏而平生之功博且顯也然元明雖亦臣諸者多稱

遜因平生之功博且顯也然元明雖亦臣諸者多稱

設官家終戶國同人地不朽生與昆陵亦並諸五學

閣不約哉丘明元凱弗若之矣予者以教育重為

生賦讀是則所得與遇合者幾多殊勝而書實於前

想若大哉曰古今傳經聖律武事不得擅美於前

則數書國門識者固其感也不復贊云萬曆乙酉武

昌明卿吳國倫撰

漢路功不修大哉後景觀不遇而得之而損諸理其獲焉爲戶名乃後世用失傳而全掩漢誌則幾乎流傳則其源矣爲漢之見所據檢其未嘗隱志于余自幼涉諸經疏有會心處輒刻記焉若不悉不數以開疑詰之幸今古文先儒原諸校刻十三經凡一教始殘全從諸儒歸首行刊刻而可疑也連出所刊記者之強不而謂曰漢語難以示術本云一曰評評諸儒張羅昌其

讀書與古人期於觀乃知古之學者鑒古自證非徒讀或之爲然誠矣品氏不不知其人可乎故果四籍盡亡而思於分編刻者非在事書之林哉而事書自紛求所謂知其人者始雖其情爲害道雖有其書諸四籍者指指後之簡編者復在前休離後復覺入心聲並非其乃大第四手編章章解其目使參也中不取也見其難而後有也命令曰人物志略也中不取也見其難而後有也

也通者海虞陳錦元著經言校指以發四籍口語品目曰諸經言曰引經曰人物志曰名物凡五種總統千載之運作旁羅白氏之異同而兼傳前載以依學者之自擇蓋明金鑰謂聖人之旨與經宏深未帝信焉乃已博學詳說邪僻解經之疑而以爲心道之橋之久而格難避避冥冥則多旁竊指之謂其終歸而歸之一矣茲博也固所以成其約也聖天子曾右文有司皆習疏於大學仲範總意大亦欲學者由博反之乎約則錫凡之類是者也其亦可謂若承德意者歟余故於其觀成而爲之序

之使顏氏之客以自解有不為人誦笑者乎不佞士平喜讀書然少困懷枚若蓬蓬隨處遊月抱四寸無間之權乃益觀海虞錫元所輯諸言枝指四十不覺心賞而中屈也若君所輯四箱為疑百家錄白有義重者至於凡九人制度言行功業有當四籍者固不旁搜博採併為一門條分縷列布為五種使夫佔俾之下因四籍以觀其大而後乃此向者據守宋儒之為拘拘於之引次并之虹觀人於海發隱變之邦觀全於夫其想快活皆可勝言哉而余慮夫從焉者引六經証我之曰是此少為真枝指也蓋昔茅廟時南海丘文莊先生號博洽所著大學衍義補今列在學官而其辭則文端笑之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少一條索及君亦復笑之曰劉希賢有一條索子只少一屋散錢有散錢而求索子易易耳有索子而無散錢索將安用持其所為索者笑夫有散錢也者豈不可笑之甚也哉噫錫元所輯散錢具矣錫元之於其索子也人心各有索子盡引而實之將何所不適於用君自題其書曰枝指僅亦自笑其無用乎然甘執此以孔備顧問宏經義其胡不綽綽然故知無用之為用也大而後可與謂指枝桃源江盈川題

所明朱彌多解諸所為心性理氣知行動靜之條近于畫一而糾纏煩瑣愈為入其縛莫之勝歟明者中有所不安乃思議而更定之明略半者巧為相明與有所不相當亦忽自疑其非是于是巧為相明務首見其辭以俾一傳於世而世卒竟竟真儒者經術之用余嘗笑晚近世者不捉人所謂明通諸家臺粟於孔之通而第功令朱氏糾繩六藝一科以束天下談空蹈虛之士是玩蝶堂與孔聖而涉百川衆聖而不適于滄溟管蠡之區也豈不陋哉然後生淳薄之徒者新野王所見而附著吟聲賦僅先識者所痛則安所得通經博古者共訂斯義吾友陳錫元氏近之矣錫元復得大理研心四籍上溯兩漢下逮趙宋旁蒐自氏一義一字參伍以備命曰經言枝指蓋凡五曰舉以循本竟以集流釋以合軌繫以知人欲以博物德之不備宋人而竟獲其德不臨宋人而欲其四通九達之達推明孔子之道披示三賢所欲廣者而已顧孔子之道神其言樸中而應妙所掩映包裹往往在文字象跡之外不可一量得其所掩映得其微子裏得其大曰所及舉不遇一問而且通明之為倘為參會不武則千古上下百家衆辨皆孔門訓符可矣之依是羽羽發露用實宏宏即以孔子一人之言按諸相觀有似同相似實恍惚而後而不可定者又况廣其言過繁勝而縱釋釋世之俗儒有不辨指視之者乎不佞敢以是言為錫元先聲江盈黃汝章

有以陶石質生四者要達一拙末案序者乃痛傷皇君案台藏錄子與徐君介吳章加墨校制嗣以廣其傳且曰傳學者知聖賢藏諸書歸於植身行己而不拘於章句訓詁之迹此其用也而後知特旨通莊余自為舉業時於有明大制素服陶石費先生為最深問書讀後思知其根柢源頭微心識力所臻更與聖賢意旨所從出之始發通融悟而後發之於文生能于百篇數後先而後知錄九通之升證三脈一諸每語有兩制義之益至先生由一聖為懸靈光四射後此漸入於同都藉藉正始之音漸減漸盡夫獨未及早已見是繩係守闕而竟幸與今得君君輝力表章之何其與余保羅先生生之志不謀而合也嗚呼諸說雖而躬行乃易結語而講說愈清猶清便豈一朝一夕之故哉非大虛心味道苦行安節之士往往俱已見以附前人未解問不於張執動而而之能運者幾希矣先生是問不窮通也要其辭繁就簡引顯入微舉日而通漸明脈絡愈著皆從精思力踐中來矣之曰要達誠哉得其要者斯達也蓋先生素懷王文成公之學時時研心特超然於富貴利達之外固非標榜口口狂外馳者流所能望其肩項諸君其想見其為人哉或病之良藥同處之前津也且夫文成之與程其從入之途或頓或漸各因其資之所近而求至於聖人之道則一而已矣後人習程朱辨子不可說程朱之徒受其排抑焉遂使村師家僅並一繩觀聞

按原序今春余方養病山房九坐漫心筆墨都廢忽陶聖賢江盈黃汝章

觀古人向來聚散離隔未有不從斯集中訓戒也凡
共同志相見珍焉

張明節四書發明 卷

按詩經鄭序大人心曾大悟千載其理也人心猶水
四十書其波也然火於陸決水於谷而流無有不立
見乃火欲然而得薪木將流而得源非是則流決之
趨盡而無以尚其功則形也暴異者之有為被賢職
德之越其外而實其中也方今功令嚴飭致隆正學
追維古道兼之屬既既較無尚以下漢疏宋注之
垂於久遠其理可以千年不昧者亦復較見於
世理學一位補偏扶弊斯其時歟風會變遷日將焉
甚是有虎視石泉與夫關中洛上之諸子起而翕
然我國家宏綱之求則四子書非其本領乎說四
子書非其發軔乎矣南之役南國得先一時擇哲如
張公亮者指不勝屈然余得公亮一人差可執手以
報上令則得公亮一言皆可久以以觀上廷者公亮
著作如林其流播人世者十有四其體重校閱者十
有六行將傾囊露篋以獻飲海內國其志也而茲梓
其播則一集昭示來學為向方毋為別斷東為備
常毋為憑巧幾不失漢宋儒先之遺此蓋公亮之
所有事也公亮其容有咄咄之見也夫此非公亮之
所卒業也公亮其安有咄咄之見也夫曾江蘇德縣
題

朱之詩四書理印 卷

按施鳳來序方今說書者林立各標異旨互創新
聞將朱信家曰惟恐不逮去而將以新奇無之更策
汗汗厥缺充後後生慕效因擇端委雅意割裂無目

某章某說句某條某義新夫某章某條庸庸非聖賢
口中早已珠璣試問心靜賢數輩低思聖賢實其
理然否其解是否則必有豁然解者矣任全與人或
書義先令人誦曰文數遍曰有想有悟須從此入注
腳全釋指屬第一義持此與上智言授文得解解法
意精而可觀釋而適與高麗中人言語弗長省章
尋句索解思近何不至招搖旁惑而人支離則何
也書義非聖賢之義法而聖賢之理法也不於理竟
解而以意索解其與射覆說何異余及新安朱
世甫為文家名流嗣子爾長其聲聲岸陽起藝林與
吾家小阮元常投分久時以書義見求集成余坑之
諸論發明聖賢本旨羽翼朱訓兼業者得之真皆衝
之聞也遂注之指南也取為校閱即命曰理印大都
得之庭間淵源而爾以原求意實契元矣往往沉
思熟讀有得機乎之其言曰理非單說也自鴻蒙
剖判精氣細細麗空輝彩逆實呈機無非妙理聖賢
者以理學言以言印理故曰為善而無天理聖賢
不敬善解者解此而已其合也言無庸與也違其未
合也吾無庸與也北若乃難理自為作解無乃違聖
而口而信又代也時俗為新奇吾無取焉唯嘆此
猶余說否之功令足可以得爾良之苦心不妨懸之
國門以俟知者爰校刻副氏而叙行之以此時大啓
歲次癸亥季春長水龍溪吳羽王父撰

楊松齡四書廣印 卷

按松齡自序十數年來古道復興與張氏本海內皆
知說書以故為文根株傳佈說模先正向來荒靡
陋之習為之稍衰昌明正學功業已見於天下矣然

人持已見家持一說本免大醉小能全不指端隨取
近代說書者未所論斷及且驚者擇其當者聞出已
意耳宋明皇朝初始知之者錄其評說成枝葉以
飽學余今仍其名乃因題而廣之遂名曰廣中訂篇
嘆相起為文藝之技更而為詩持持以備宏宏知子
即即便制策者解厚如文公詩如燕公宏知子
既只可以驚四筵而不能持獨至聖廟門面不足以
應公車大何益哉况乎繁機攝影如蟻中望見李夫
人似是而非實非不能了然於心而謂能了然於手與
口者豈理也哉蓋所謂隨緣以為揣摩者當在平日
不存勝敗也若禹治水先相山形勢而後排決疏
濬一發而成功孫吳治兵必料敵弱擊而後戰守
進退定策而制勝余謹首此道二十年則無表見於
當世句櫛字比未敢責備之穿故就其視時賢之紛
趨而說雖無不欲爭製綺縠手擊日月者習不成柄
舊之弊也茲家大人特時被放閑居水之上著書
立說此不得志於時者之所為也余亦語兒輩適
聞家多所發明一字之內自成師友洵天倫之樂事
則斯集也未能於諸賢訂定於來庭集思廣益天下
事大抵皆然昔聞一室之內自設師友洵天倫之樂
以善海海以起梓鐫何惜其見讓於東方生乎將出
而就正有道其謂於人全蒙引有疑說約諸書為何
如哉

陳仁錫四書備考 卷

按仁錫自序古人不朽之精粹美千載都幾幾其事
靡靡通其神效無斯也其大則有顧嗣時被殺猶刺
他德博與宋不無也與進導導與資諸論於於泰燭

備損於沒燭辭於漫河寒擊於鞭馬久矣人莫重乎陽秋水鏡物莫貴於度理雅水派不考焉井之姓不備焉海之蓋是故敗而精則考也廣而濶則備考尤急余逢時僻仲氏和卿氣鬱黃金奎則稍而附誌敘心動悲激成賦以自引仲亦以履歷余附誌署職而盡備古補而備之命曰四書攷北地延師史祿書長安如律令不虞天之擇我仲授李越事更慘石火之碎其無憑也哉頃下假謀家章伯蘭藥所藏出長好讀世試披其端委語刺刺不休余喜甚復之而知其能讀父書也撫仲書并讀謝叔叔氏中卿七改以成再命廣其及為學醫傳所監習醫書常燭天未必不鑒立言之苦心也中卿素尚自於性不因熱門語詭石以代蒼符獨著書其本編也宗方山已文以制用抱冲簡臣諸刻彙集成書合余說注大率仍義補行有後先血理無不治公之海內余恨焉之誤立錯賢之前人痛雨之視頓感此余所忻焉不願藏之名山祇而付之策也樂因應其大年已甲戌春李史官陳仁錫題於白松堂

接陳智錫跋閱之昔人云著書者以醫創儒善養生者以解牛性善學者當不溺於訓詁也嗟乎村學究何干一師說曰不觀秦解註漢訓詁宜為聰明人解者何兩端訓詁誠可貴也因其行而棄人言無乎於惟文皇帝嘉敷文政理學諸儒並進而編集四書大全及性理大全等類之學官聖祖之慈訓在焉先儒之解傳聚焉無然人之齒漸不今日吾令三百年來高明之上無敢探文其中而索因於外厥功哉愚書畫先生出復以家引輔之今童子所肄習

里望而誦說咸知尊崇氏一至吾而人全相未與然而及禁或問考證時則大有召也先夫史之久賴公車引證諸書而第則精曰千手一書燦然大觀蓋作於二十年前耳張氏之功其欲作漢人後也甲戌春延恩見錄筆於下授讀曰白沙學此其有淵來乎嗚呼聖之懷者信不克況諸士哉其太史見其傳也播諸事之案固應為一編之傳亦以寄手浮之格爾夫人外自其學君子也一見深旨之謂公之問固全端端念先夫史一代爭儒聲滿天下而獨於此之書獨為未布非所以成先志也愛刻而秘卷以書獨以備考其發之粹方今聖天子加意廣儒疑難為宗相古之道翻非聖之書為諸士更始以斯編發吹而始亦有微助歟疑成爲紀其本如此若以云其旨也則有燈燈天章在草莽臣其賢乎哉長淮陳君錦題識

宋李忠文公書跋論八表 卷

按張廷登斤條愚先生作家引自叙云書三年不作謀一日不若書子功服諸語每舉以誼後學而本之在焉近日學人嗜捷徑而厭精詳愚者取坊間購書以事其弄翰新故其已得備具堅守俗師之說者習學而相傳授及乎較對人先疑有言古者有言須從有疑有到無疑無疑有疑有疑細心研辨辨動並不泥訓詁不窮經傳求實證理求真義而風氣當日立言之意合之於我今日詞場之意方見著明力善疑林次生先生存疑曰書與學引互相證力善著教者使人鑽其志疑曰君子引而不發非疑必疑之無餘書盡精何從得

聖賢之志而繼之乎自漢宋君若英名士也學問淵源治法條之暇務進於十因焉為四書疑論一書凡六卷將付刻劉先德君寄金且屬之序余讀之見其誠見該博指趣簡易且其詞復往一語駁成使人自導故命以疑論大抵其說多上考乎而不必異同於於林兩家洵可謂正學習賢術藝士之端哉昔孔門弟子顏曾而下獨漆雕氏能見大意然其言論不若端木訥見多可表見吾蜀之未能信一語便為夫子之所悅夫夫信則疑之謂也疑何可悅此其中下一字豈謂不得疑之義大矣史記刻為蔡人子甘居蔡建專利祀之手曰為記紙書卷十讀學其申發明伯斯之言而相率而弄有志未達今宋君茲刻能得我心予不云乎疑思問僅存教言以問宋君并賀之蔡士

接黃應中序制皇之文至今日如鮮花新月以為非昨則魄影依然以為猶昔則尤驚迴殊然文字之神之發之意之語造奇而異曲盡其妙者或典之所會偶并一得或通活一題窮力而不則爾探術之能動俗前人之陰陽對手紙筆果爾聯聯以希絕筆賢者素雅雅隨隨風響響之獲者已此也又不則則服厥前之贊後喜斯之好助書實而工雖斷斷擇時止以高其授無惜老以為為甚有一章之曰忽忽忽此一句之義係引援推又是有偏執私見之調及不韻家之心之所安存活刻心作件以誤後人予諒焉曰寧不令愛有昧乎害故故事之於也久少時讀往從從兄輩觀頭來來不卜明定今去括括曰久然往從從兄輩